

阿娜尔古丽是我国文坛近年崛起的“新生代”！她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特别是她的小说《秋夜星辰》被改编为《庄园往事》搬上银幕后，引起较大反响，令观众不由得赞叹作者放飞心灵的洒脱和守望精神家园的可贵品质。著名作家毕淑敏看了阿娜尔古丽的《守林世家》后评价说：“太感动了，古丽的作品太让人感动了！”

阿娜尔古丽现为河北省霸州市作协副主席。她的作品以独特的西部风情、凝重而富有哲理的文学语言打动了无数读者。先后出版、刊发了长篇小说《吃饱穿暖娶老婆》、《官场中的女人》，中短篇小说集《大山无语》、《小县愚人》。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及中国台湾报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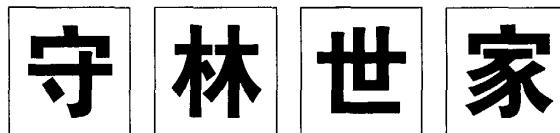
连续发表小说《鱼刺的故事》、《冷梅》、《僵硬的微笑》、《大爷看你不想活了》、《望宣化》等。

在2006年结束的“绿我中华”全国征文大赛中，阿娜尔古丽创作的长篇小说《守林世家》一举夺得一等奖。此前：1991年“全国好队长”校园文学作品大赛中，她的短篇小说《盐花晶晶》荣获“蜜蜂奖”；1999年“曙光杯”全国文学作品大赛中，她的中篇小说《清明雨·清明泪》荣获三等奖；2000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文学作品大赛中，她的中篇小说《帽儿》获得“国际文学金手指”奖；2001年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赛中，她的中篇小说《不平凡的军旅》荣获二等奖；2001年“东京杯”全国文学大赛，她的小说《新疆的歌谣》荣获优秀奖



等。阿娜尔古丽用她的作品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长篇小说·连载之九



（“绿我中华”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

阿娜尔古丽 文/图

金枝

叶儿的身体在丝绸旗袍里抖动着，她的心里一定感受到了极点。虽然她现在从外表来看花团锦簇，可从她颤抖的身体上，显出她仍不能完全摆脱女人的弱点，她心底的一线亲缘就此被割断的悲哀，是无法克制的。

她穷追不舍地问：

“那许贞香为什么还活着？”

我掂着脚走到叶儿的身边，扶着她的肩膀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你受伤的心，可是太太是我们的主人，对于她能在土匪的枪口下安全地重返山林，我们不应该祝福吗？就像你现在一样，在你华奢的表面上覆盖着多少无奈。不要和她再计较了，她已经疯了。”

叶儿双手抱着琵琶转过身，

低垂着眼，睫毛上沾满泪水。这种柔姿与她整体造型揉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娇艳绝伦，她说：

“你就在这里休息吧，夜很深了，明天我来找你，有什么事明天一早再说。”说完她转过身又冲着门外说：“开车送我回去，滋芽进来。”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进来了，她怯怯地拿了帽子和大衣给叶儿穿上，匆匆走了，我听到发动

汽车的声音。

世态如空中搏击的云朵，变幻多端。昨天还是由太太随便痛斥的叶儿，今天却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地位，不过从她躲闪的态度中，我仿佛看到她艰难的处境。世上也许真的就没有幸福得完美无缺的人。

我打开柔曼的帐子，躺在柔软的被窝中，心底泛出深深的惆怅。所有山林女人的面容从我眼前掠过，我看到孑然一身的母亲、深夜偷哭的太太、美丽妖艳的叶儿、光彩照人的小雀、抑郁寡欢的大小姐……她们如皮影一般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我舒服极了。我特别感谢叶儿，不知她现在身居何处，我感到她阿娜多姿的躯体中，有一种坚强的力量支撑着，她的欢乐大大超越了她的不幸，然而她的语言、她的美丽，甚至她的高雅，都压抑着一种疯狂。她自欺欺人地生活在日本人中间，心中怀着与我们相同热情去攫取最渺茫的希望。

我吃过早点，一个日本宪兵送进一套衣裳，说军营外面有车在等我，我换了衣服随着他来到军营外。在军营的大门口我看到一辆漂亮的花顶四轮马车，我坐着马车一路上看到了许多残垣断壁，我问车夫：

“大叔，这是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吗？”

车夫慢悠悠地反问，言语中带着嘲讽的语气：

“你刚从他们的指挥部出来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听他的语气，我明白他同样是个可靠的中国人，我说：

“大叔你误解我了，我是让他

们当八路军给抓进去的。”

车夫说：

“这是被八路炸掉的日本军火库，烧死了不少日本兵，日本人太怒，百姓就跟着遭殃。”

车夫的话，让我喜忧参半。可我还是佩服让日本鬼子上西天的八路。

穿越几个破烂的市场和几条萧条冷落的大街，我被送到一家茶馆。昨天见到的滋芽出来迎接我，说：

“金枝姑娘，我们姑娘早就等你了，你快上楼吧。”

茶馆内装修得百般温馨，墙壁的灯映出浅色的光辉，身体高大苗条的俄罗斯侍女托着金光闪闪的盘子来回穿梭，如飞舞在花丛的蜜蜂。喝茶的人很多，他们成双成对，互相依靠着，似乎想合为一体。

我踩着木质的地板，随着滋芽来到二楼。在一个全封闭的包间中我见到了叶儿姐姐。她穿着一袭蛋黄色的长旗袍，散着头发，头顶上系着一根蛋黄的发带，昏暗的灯光下她别有一番风韵。

她正在喝茶，见我进来，忙站起身拉我坐到她的身边。等滋芽退下，她说：

“你醒了，我一直叮嘱他们不要轻易地惊动你，昨夜睡的好吗？”

我点了点头，说：

“谢谢你，你对我真好。”

她对我报之淡淡一笑说：

“何必客气，你越来越细腻了，竟然也学会了作秀。”

我长叹一声说：

“姐姐真不了解我，其实我很本色。”

从她欢欣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她不可能这样快就驱散了亲情的情感，她一定把自己的痛苦埋入了博大的胸怀中。

包间散发着芬芳的茶香，我们同时呼吸着让人心情舒畅的空气。我接着昨天的话语继续说：

“姐姐，你跟随太太多年，应该理解太太。她对二奎婶的死并没有撒手不管，千万不要怪她的心肠太硬，她也是爱莫能助。”

叶儿的双眼严厉了一瞬，立即温和了下来说：

“我们来这儿并不是谈她的，昨夜听说你是为了买枪而来的？”

我回答：



叶儿双手抱着琵琶转过身，低垂着眼，睫毛上沾满泪水。这种柔姿与她整体造型揉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娇艳绝伦。

“是，这也是惟一的一条出路了。”

她如阳光一样和煦地笑了一下，说：

“你们想的太单纯了。在日本鬼子的控制之下，谁还敢盗卖军火，只可惜山林养活了多少代山民，今日却要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我说：

“只是想死马当活马医呗。求姐姐看在本是同根生的份上帮帮我。”

她的脸带着聪明之气，美丽照人，流露出新潮女性独有的鲜活，而这种鲜活与文雅毫不冲撞，她嗑着瓜籽说：

“你今天的样子有些迫不及待。我给你找一家宾馆，你先歇着，我明天给你个交代，好吗？”

我点点头，忽然我又问：

“随我一同来的几个老山民呢？如果可以的话姐姐也把他们救出来就好了。”

叶儿慵懒地伸了一下胳膊，说：

“他们早都死了，我也是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的情况，不要怪我不救他们，我的能力有限，能捏弄着保住你就不简单了。当然也怪他们太僵硬了。”

我被送到一家豪华的旅馆，一路上我想着叶儿的话语，她说老山民上午死时，竟没有一点忧伤的表情。她身材窈窕，容貌美丽，但是在她的眼中很难找到当年的天真无邪；她的双眼妩媚，气质高雅，却伴着深不可测的心机。不难看出，她的处所已经束缚了她的善良，是混乱而又纸醉金迷的社会泯灭了她纯真的天性。

我在豪华的套间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在揪心地等待

着她的出现。我害怕她已经出事，我真希望她是因为打扮而耽搁了时间，不久便会姗姗而至。我百无聊赖地撩起窗帘，看着楼下蚂蚁般的人群。一阵敲门声，令我狂喜不已。但狂喜过后是更加的失望，原来是送饭的侍者。我无心吃饭只是静静地侧耳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但是每一次都伴随着我的心跳，逐渐远去，城市的高楼与不同人的打扮在我眼里变得渺小起来，只有走廊里的脚步声才能给予我重视。我如一幅静然不动的画面，悄然无声地上演着沉默中的悲剧。

一直到了晚上，当我完全处于绝望状态之中时，敲门声响了起来，我飞一般跑了过去，我希望看到叶儿美丽的脸隐于阴影之中。可是当我打开门时，站在门口的是一个瘦高的男子，他神秘地说：

“冰姬姑娘让我送你回去，你要的东西已经全部到手。”

我问：

“她呢？她为什么不来？”

男子说：

“不要多问，现在就走。”

我跟着他下了楼，只见楼下停着一辆马车，马车除了坐着一位车夫，还有几只大箱子。我们坐在箱子上，快马加鞭地飞奔起来。到了城门，日本宪兵挡住了去路，要检查车上的东西。瘦男子从贴着胸脯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宪兵看了以后点了点头，我们顺利地出了城。

当我出现在大小姐的面前时，她心事重重，面色憔悴，似凋谢的小花般耷拉着头，见我回来惊喜地扑在我的怀中。

夜里，新月如钩，静谧的山林里偶然传来野兽的怒吼。东崖的

嫩枝又长成了幼树，用不了几年又是一片大森林便会神奇地恢复当年的蓊郁。丫头们在飞絮姑奶奶的洞屋里挂起灯笼，小姐坐在上首，我坐在小姐的侧面，小姐问：

“我们楼上的丫头们都到齐了吗？”

我回答：

“到齐了，一共二十四个，芳草和香草伺候太太没有过来，丁香不知去向也没过来。”

大小姐说：

“太太一再叮嘱过，丁香这丫头和栓柱关系不明，以后大家都防着些。”

丫头们齐声应合：“是”

大小姐和我说：

“还是你来说吧。”

我点了点头，对大家说：

“山林混沌一片，山民个个人心涣散，寡母幼主眼看厄运当头。今日让你们都聚集在这里想和大家商量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二十四个人再加上我和小姐，就是二十六条性命。当前是山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随时为山林做出牺牲。人血一般红，假如大家无怨无悔，就咬破手指，在大小姐的衣服上按下血手印，死也要守护山林，为饮马川、为山林、为传说中的硅化木，宁死不屈。”

我说完在自己的手指上咬了一口，小姐转过背，我把莹红的手印重重地按在小姐洁白的绸衫上，小雀同样张着血手过来，萧儿、芯儿、小茵、莫儿、茨儿、汐儿、珂儿、芊儿、董儿、兰草、茉莉、蔻儿、芹儿、汨儿、月季、茯苓、桂圆、白鹤、红鱼、绿芬、葵芭、浏杏、香荷，大家一齐涌了过来，真是一呼百应、洒血如河，大家用鲜血覆盖

了青杨小姐的后背。

我万分感动,和大家说:

“我们要严守我们的秘密,严守山林的秘密,包括我们的家人都不能透露一点风声。日后如有反叛之人,就自寻了断。这些枪可是铁匠大爷和几个老山民用生命换来的。昨日,我从城里带回了二十多把手枪,还有二十多把匕首,现在大家随身带上,从明天开始分成三组午夜轮流着到这里练枪,这洞里的深处还有更深邃的山洞,外面绝对听不到任何声音。”

大家齐声答应着:“是”

午夜,夜深人静。第一组的丫头们摸黑来到洞里练枪。我和大小姐也参加了。大家穿着夜行衣,把头发都盘在脑后,腰间插着一把手枪,形成了一条美丽的曲线。腰间别着的手枪更使她们锦上添花,她们英雄的气概把山林女人独特的人格魅力折射出来。从她们深沉而又焕发的神采中,我的心里得到了安慰,因为我从她们的整体气质上看到了山林的虎虎生气。

火把在山洞内燃了起来,枪靶在十丈之外立了起来,她们的脸如饱满的苹果一样红彤彤的鲜艳,白皙的脖子长长地露在外面,散发着女性的柔情。我第一个开练,颤抖的手平平地抬了起来,对着枪靶“叭”、“叭”两枪,紧接着一个个跟了上来,大家的心情都是激动的,矫健的躯体与柔美的动作,让人拍案叫绝。

她们的面部清秀,透出耐人琢磨的万种风情。由于心理的压力,鼻尖都渗出几滴汗珠,一双双黑水晶似的眼睛在子弹射出的同时迸发出无限的仇恨。她们是山林的女人,她们随时准备着为山林献出宝贵的生命。可见山林是

纯高的、伟大的、神圣的、慑人魂魄的。多少年来山林的女人与世隔绝,独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狼烟四起给大家的心头带来了痛恨欲绝的情绪。还有一些走狗,脸上阳、肚里阴,勾结日寇烧杀掠夺伤尽天良。而今,她们手里有了枪,个个心气高,胆气壮。别说栓柱那几条恶狗,就是日本鬼子来了,山林女人手中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蚂蚁掏泥成大洞,燕子衔泥垒大窝。一个月下来大家肿胀的手腕恢复了,而且好些姑娘能击中九环十环。我和大小姐的心中慢慢也有了打算。过去的山林是美好的,但那是永远抓不回来的彩虹,在山林漫长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样一队爱林女人,难道不令人肃然起敬吗?仔细想想,难道我们山林的女人们,离开男人就守不住林子?就只能坐以待毙,等待死亡?我们不能等待死亡,我们山林女人的价值也许在这拼杀的一刻才能表现出来。

栓柱那一派和我们基本已经陷入僵局,但他依然做做表面文章,有什么大小事情都和大小姐商报,不管大小姐是否批准,人家照样按他自己的计划行动。为了大局的稳定,大小姐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忍气吞声地过着日子。

可是常言说:人总不能怕跳蚤咬烧裤子、怕肚子饿缝嘴巴,该面对的事情是逃也逃不脱的,大家再不能手捧脑袋过日子了。于是我们觉得时机既然成熟,就早出手早了结。

一日清早,大小姐高坐在阁楼,我站在她的身后,等待大家来回答,各处管事的头儿们一个个上来说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大小事务。不一会儿栓柱一摇三晃地

带着手持火枪的几个打手上楼了。他环视了一下大家,一部分管事的冲着点头问好,阿谀之态露骨得淌血,他们的尊严被栓柱大总管一扫而光。

栓柱很大方地坐在大小姐的下首,眯着眼睛问大小姐:

“我听周同说你让山民下山买了许多的盒子枪子弹,是不是?”

大小姐回答:

“既然你那么相信周同,干吗还要来问我?”

栓柱呵呵一笑说:

“我是相信他。可你更应该相信他呀!他可既是你爷爷又是你姑父。”

大小姐听了这话,又羞又尴尬,简直有些无地自容。更觉得栓柱用这种下流的手段来欺负她,岂不是太卑劣了!她气愤万分,但是又马上冷静下来,她继承了高家临危不惧的应变能力,用另一种语气打断了他的得意。她说:

“哦!大总管,你不提到这个周同我差一点都忘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不过他勾结日寇做下了丑事,早被千万山民唾骂朽了。假如你要与他来往那可要小心些,别传染上他那些黑心烂肺的伎俩,留下骂名千载,让我们山林和守林人民跟着受牵连。”

栓柱不屑一顾地盯着青杨小姐,蛮横地说:

“你也别说那些废话,我只想问你,既然买了子弹,那枪是哪里来的?不能说光有子弹没有枪吧?你也别骗我,你看这是什么?”

他说着呼啦一声把一堆弹壳扔到青杨小姐的脚下,然后他威严地看着青杨小姐的脸。青杨小姐站起来,走下台阶,弯着腰捡起一枚弹壳,她的动作优美典雅,与

栓柱的粗暴形成强烈的反差。她慢悠悠地说：

“这是什么？我却从来都没见过？哦——我想起来了，在姑姑闺房中我见过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你一个男儿身竟敢去冒犯山林公主的卧房，你还有脸来拿着这些东西来露精。老爷曾经立下规矩谁敢进姑姑的洞屋，立即杀死。今天我看你想活也难了。”

大小姐说着狠狠地盯着栓柱。这一眼倾注了她全部的反冲力，使栓柱马上狼狈不堪，脸色变得灰暗起来。几个平日爱讨好栓柱的管事立即上前好言开导大小姐。大小姐一举手说：

“打住，没你们的事情，我不能眼看着姑姑白白受辱，明日欺负到我的头上，我这个当家人还做不做？”

栓柱由害怕转为轻蔑，哼哼地笑了两声说：

“在饮马川山林里，我感觉到还没有人敢动你马大爷的，就是老子我犯了山规你她妈的又能怎样？”

我从腰间迅速拔出手枪，对着栓柱的脑袋就是一枪，子弹擦着栓柱的头皮而过，他身后的打手正要从背上取枪，小雀、萧儿等几个丫头拔出手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山林深处传来的密集的枪声，我知道埋伏在森林深处的姐妹听到枪声也和被栓柱请来的狂徒交了手。

栓柱狗急跳墙，连忙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大小姐，开枪的关键时候，小雀对着他的小腿就是一枪，栓柱如一条死狗一样爬在地，手枪扔出老远，众姐妹和几个忠诚的管事把栓柱捆了起来。森林中枪声渐渐消失了，不一会

儿，月季、茯苓等几位姐妹跑上楼来禀报大小姐说：

“山林中背枪的陌生男人全部被俘虏，已经捆了带来了。”

大小姐看着我，我看到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可能是被初次战斗的成功与喜悦给烤干了，我冲她点了点头说：

“按我们的计划执行。”

大小姐对爬到桌子底下的管事们说：

“爬出来吧，真是白天烧香、夜里钻窗。今天你们的真面目在我的面前可暴露无遗了。”

几个管事的哆嗦着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大小姐用一种高傲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的心里想着兴许有挽回的余地，但不知道怎么寻找挽回的办法。大小姐自信地说：

“把马栓柱等人押到崖底的水牢，严格看守，听候处置。山林各处管事的全换成姑娘，以前有功劳的管事封赏告老，没有功劳或起反心的一律搁置查办。白鹤你带人来管理黑虎子山的夜班，红鱼你带人来管理整个山林药材的收集、盘点、出售等事，汐儿你带人来管理各条进山的要道、金枝你来做山林的大总管，小雀你做山林的内务总管……”

叶 儿

对于日军军火库的爆炸，我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好久不敢给野原一郎打电话，后来是他亲自上门来请我出去，我只好答应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沉默，我不想说穿一个人无奈之下的过错。野原一郎老多了，声音变得有几分孱弱，也许他通过这次失利

而受到了军法的处置。那么他的态度是否会改变？

我们在一家日本料理吃晚饭，他的穿戴依然那么讲究，举止还是那么绅士。我们要了几个西式特色菜，还要了一瓶红酒。我们默默无言地对饮着。是我先提及起那个尖锐的话题：

“野原君，炸军火库的案子有进展没有？”

他苦笑了一声说：

“查出来又能怎样？只能失去更多的朋友。”

我装做惊讶的样子问：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你的朋友干得？”

野原一郎淡淡地说：

“我只想安静地生活一段时间，让小信他们去折腾吧，”他幽深地添了一句：“假如真的查出凶手，也许我永远就看不到一个美丽的天使了。”

我们又沉默了。他的话语让我们彼此有了些稍稍的平静。我觉得他有一种老人般的凝重，几日前脸上的轮廓已经在短时间内折毁了，双颊变得陶瓷般的苍白，眼睛也暗淡无光，生命的源泉在他身上正在枯竭。看着他消瘦不堪的样子，我的心里很酸。

分别的时候我坐了一辆封闭马车，他站在汽车前和我摆手，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你是第一个让我牵挂的人。”

我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我由于这一庄秘密案件的牵连，本该锒铛入狱的，而他把所有的自由又归还了我。此前我花了他许多钱，可是他却坦然地接受着我给他带来的全部灾难。这件事情的发生后，奄奄一息的他依然忙碌着，他以奇迹般的

精力料理着军部的事务，将一切安排得很妥当。

根生再也没有出现，他的心计让我猜得很透，我只不过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我忘不了他，更忘不了他抱我的情景。每当我想到他，我的心里很痛、很痛。我想忘了他，让我们的过去如烟雾一样消失在六合之内。可是我没法忘记他，他的影子如一个不散的阴魂时时在缠绕着我。我的挑灯之日即将来临，可是我多么希望我的初夜献给他高根生呀！难道他就真的没有感觉到，他是可以代替我的生命吗？

俩人不见面了，互相的关心就少了。对于根生的情感我一直在怀疑，渐渐地我对他的期望少了，痛苦就减少一份了。

我和野原一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再也没有提起关于炸军火库的事。我们的生活依旧，交际依旧。所不同的就是我还参加了各项交际活动，在许多场合之中我成了他的秘书。又在许多场合之中，他成了我的护花使者。不过在更多的场合中我依然是他的舞伴。

野原让我认识了几个日本的巨商，太藤和小田，他们都是贩卖军火的冒险者。野原一郎叫我假装着和他们合股经商，又让这两个巨商一同为我捧场，我在梅城内很快艳名远扬。

后来为商务上的便利，由这几位富商又宴请了许多日本军官，也为我捧场。但是根生永远躲在幕后，他也许明白我现在的境遇，他说不定还赞扬我的交际能力呢。可是，他一直没有出现或重新指派我新的差事。

在社会上，我虽然只是一个未出道的妓女，可我已经用另一

种手段发了点小财，并且以上流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似乎是一个“商女不知亡国恨”般没有头脑的交际花。也许高根生怀疑我与日寇走得太近。日后怕是越走越近，就连我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以后离不开日本人了。

在这种假戏假演的生活里，我常常提醒着我自己。

一日饭后回到日军寓所，我们脱去大衣，野原一郎靠在我的身边和我说：

“冰，你完全变了，能做婵娟阁的新主人了。”

我用拳头擂了他一下说：

“我什么时候要做婵娟阁的女主人了？我可不是这山望见那山高，肚饱眼不饱的贪婪鬼。现在我很满足。”

他笑着把我搂在怀中咯吱着，我也疯子似的大笑着。

清静下来后，野原调侃地说：

“我是这里日军的头儿，你是这里妓女的头儿，我们就门当户对了，你要我的肝花，我要你的肠肚，也算公平交易了。”

我滚在他的怀里又踢又打地说：

“你现在就来取走我的肠肚吧，我早就想在这个繁杂的世界上活着了。”

他突然搂紧我很认真地说：

“你不要离开我，我是爱你的，但我不想占有你。你就是我手中的一朵樱花，我不忍心摧残你。等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彼此的眼睛中含满泪水，忧伤到了极点。这样的对白以后最好是少继续下去。

也许是怕对方伤心，也许是怕对方怀疑。我们继续过着知己

一样的生活。

他什么事都不太背着我，我的事也尽可能地找他帮忙。就说金枝来要做的事情，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他却仍然大着胆子给我操办得天衣无缝。我由衷地感激他，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心，则越来越远。

我的挑灯日很快就来临了，真是逃出黑店，又上贼船，我无法面对这个安国的桂老板。野原一郎和高根生谁来阻止这场挑灯的喜事？这辈子谁值得我以身相许？我是个女人，女人嫁给爱她的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生是我最爱的男人，可他是天边月，镜内花。野原一郎是最爱我的男人，可他是我们民族的罪人。我是无奈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出去了，如一个待阁出嫁的大家闺秀一样，等待着新婚的到来。野原一郎每天会派一个宪兵给我送一大捧百合。怒放的百合让我对野原一郎充满感激之情，也让我开始恨起了高根生的无情。

我的新房设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那里装饰得十分豪华，有放满我喜欢看的书与书架、有钢琴、有鲜花、有画架、有红木家具。我坐在靠椅上，来回晃动着。

我特别希望得到高根生的一丝消息。我明白我永远把高根生放在我的心口上了，我解除不了自己的痛苦。周围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我在靠椅里醒了。朦胧中听到滋芽拉百叶窗帘的声音，接着淳好端着水进来，让我梳洗。她们不敢看我的泪眼，也不敢发出一声叹息，好像我这个人是多么值得同情似的。我望着她们，我明白自己是多么的颓废不堪。我们都

相对无言，冰姬坊空荡荡的，但是对我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黑夜又来临了。明日就是我开苞的日子，蝉妈来看了我几次，用婉转的话语规劝了我很久。

她喝骂着滋芽和老妈子们，说：

“假如这个人有三长两短，你们一个也别想好活。”

老妈子们守在我的身边，我好像一个判了极刑的囚徒。

香炉的星星香火，如一个大火炉一样将冰姬坊的各个角落烤热。挂钟已经指向子夜。我无法入睡。蜡烛一根接一根燃尽，微弱的烛光。假如没有香炉中的香火，我和几个老妈子几乎就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努力地维持着，不肯熄灭。我不久就永远地离开这套房子，这儿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绵绵不断的悔恨。

天亮了，我不知道这天空为什么是灰麻麻的，显得很低。不是有一句话说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低吗？为何我今日看到的天空却是如此的低暗。

淳好端着一盆水进来了。老妈子们终于解脱了忍辱负重的责任。我被滋芽扶着直立地坐了起来。

淳好的眼泪静静地流淌着，她和我说：

“姑娘，这是我最后一次伺候你了，以后只有滋芽丫头来给你梳洗了。你对我的好我会记一辈子的。”

我默默无语，任凭她们随便折腾着。爱美之心已彻底消失，我希望以一个衣冠不整的邋遢样子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开始洗脸，水的香味使我感到一阵神情晃荡。婵娟阁的大厅内无数支唢呐在吹奏，我的心如乌云遮日一

般灰暗。

我被滋芽搀扶着来到大厅。我的新郎奇迹般地出现了，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胸前戴着一团红绸大花。他的身后簇拥着许多伙计。来贺喜的人拥挤着，我的双眼在人群中寻觅着，可是我的寻觅是徒劳的，除了让我更加失望，没有别的收获。

梅城的整整一条街挂满了红灯，红灯上用描金写着“冰姬”两个字。蝉妈今天也穿了一身红色的衣裳，不过沧桑的岁月在她的脸面上留下了纵横的皱纹，就如她红色裙子的皱褶一样多。从她苍白的面容上可以看出她极有耐心，也有几分得意。掩饰不住的是生意人特有的贪婪。

炮仗在炸响、唢呐在高吼、金银在闪烁、歌伎在欢舞、我的心在滴血。尽管是妓院，也还遵奉着古式拜天地的传统。我新郎的笑容里闪烁着无尽的得意。他不惜挥金如土将我这个陌生的女子包揽下来，做为野食并且长久地霸占。我从他的脸庞和一举一动中找出他素日胡作非为的证据和痕迹。

喧嚣的婚庆，吵嚷的人群，令人眼花缭乱的鲜花和钻石……可快乐如雾一样虚无，我此刻拥有的只是抑郁和沉默，痛苦深深地压在心底。

我向蝉妈双膝下跪，作为离别礼。蝉妈双手扶起我，流着泪拿出一个包袱说：

“冰姬，今后你就依靠别人过日子去了，寄人篱下，永远熬不出头，不像现在这样舒服地过日子了。这里有一对虾须银镯子，算是你我这一年来共患难的酬劳。可惜礼物太轻，嫁妆也很少，这和你高傲的气质是很不相配的，可是你应该理解妈妈的难处。养女一

大伙，都得公平对待不是。”

我接过包袱，眼泪扑簌簌落在上面。这个时候我不想说任何感激或怨恨的话，将来的日子是好是歹由我自己来承担吧。

正在我要与我的新郎入洞房的时候，一队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他们手里都持着枪，凶狠地哇哇大叫着：

“八嘎，谁的都不能动，谁动死拉、死拉的有！”

叭、叭、叭，有人拍着手走了进来。大家遁声望去，只见小信次郎大踏步地从外边走了进来，他的斗篷在骤然间紧张起来的气氛中飞扬着。他的长筒皮鞋嘎嘎地踩着地板，骄傲而威武。他大声和蝉妈说：

“听说你们冰姬姑娘今天成亲，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们，让我们也喝一杯喜酒呀。吆喝——谁是新郎让我的看看，是什么人模狗样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蝉妈突然抱住小信次郎的腰大声呼喊：

“桂老板，你快跑，小日本今天要杀你了。”

桂老板转身便跑，红花与绸带拌了他一跤，慌乱地爬起来又跑。小信次郎对着他的后背连开了几枪，桂老板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血哗哗地从枪眼流了下来。姑娘们尖着声音没命地大叫着，贺喜的客人也纷纷逃窜。小信次郎狠狠地对蝉妈说：

“你这个臭娘子，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你今天还想活吗？”

蝉妈对着小信次郎边磕头边乞求说：

“皇军大爷，留个面子，钱和人你们一起带走，一起带走……”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身后早

有人开了几枪，正击中蝉妈的后心，蝉妈扭过身子，看到淳好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她，枪口还冒着一丝蓝烟，淳好的脸愤怒得就像一张刚刚经过火烧的铁板一样。蝉妈惊奇地瞪着淳好慢慢地倒下去了，她的眼球快要从眼眶内迸裂出来，她不会想到是她最信任的仆人杀死了她。赵豺从外面飞奔进来对着小信的胸脯“叭”地放了一枪，小信应声倒地。宪兵们的子弹如雨点一般射在赵豺身上，赵豺晃荡着也倒了下去。

我怒视着淳好，问她：

“你为什么杀死妈妈？你竟然会打枪，你的心好狠。”

淳好嘿嘿干笑了两声说：

“我是要杀死她，因为她今天该死。如果我不杀死他，你今后面对着是一个贪才好色的流氓，你宁愿委身于他吗？我不杀死她你能做婵娟阁的首领吗？”

她的话让我全身发冷，我悲痛万分地吼叫：

“我根本不想做婵娟阁的老板。”

她说着收回了手枪，狞笑着说：

“这并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如果你再不识抬举的话，我让你们婵娟阁的姑娘一个也活不成。”

我放低了声音问：

“你到底想怎样？”

她冲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我想左右你们，把你们培养成一个个冷艳无比的杀手，为我大日本帝国卖命……”

我忽然想到范泻怒曾经说过，她走路的姿态太幽雅了，不管她的汉语说得多么流利，可习惯的动作永远是改不过来的。我又

想到日军军火库爆炸时她可怕的神态……我太大意了。我问：

“你是什么时候混入婵娟阁的？”

她问：

“这对你有用吗？那好，假如有用我告诉你，两年前。”

我问：

“那她们一直没有发现你吗？”

淳好笑着说：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弱点，你们的妈妈只认钱，不认人的。”

我说：

“只可惜我们没有把你彻底看清楚，还让你布了个迷魂阵，反咬一口，说一点红是日本人，你很毒辣。”

她说：

“我是很毒辣，我曾经发现一点红带着许多抗日军人的照片。我买通了她的丫头同花，让她去偷。可是这个废物不但没有偷上照片，差一点把我给泄露出去。于是在一个傍晚，我在她不注意的时候用铁丝把她勒死。”

我的全身一阵麻木，没想到一个杀人魔王就在我的身边，还一直恭维着我，这个世界的秘密太多太多了，我不敢想下去。日后会不会连诺诺连声的滋芽也是日本人？

三天后，我成了婵娟阁的主人，不过已经改为——霞飞夜总会。我把蝉妈的积蓄都拿出来，为几个大姑娘买了公寓，并且在公寓内装了电话。

直白一些说，这座霞飞夜总会就是日本人安插的一个暗堡眼线，我们也成了淳好的职业杀手。我为一点红买的公寓位置是相当好的，门前是一片菜园，院子里有几架葡萄树。

我来到她的公寓。她伴我上楼，然后我们走进她的卧室。她招呼我坐下，给我点了一支烟。然后，她就去洗澡去了。

我坐在大红色的真皮沙发上，享受着四周的温存。触目的鲜红中，一件米黄的睡衣搅乱了我宁静的视觉。这是野原一郎的睡衣，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我思索着。等我抽了两支烟的工夫，一点红带着蒸汽的雾蔼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她已经洗去了脸上的所有脂粉，换了一件大红色和服式睡衣和软底平鞋。

我说：

“真没想到我们俩竟然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她说：

“人生就是这样。好与坏都是相对的，朋友与敌人也是相对的。”

我说：

“我真切地希望我俩这辈子成为最好的朋友，永远！”

她说：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对你永远忠实，就像你对高根生一样？”

我问她：

“你是怎么知道我和高根生的关系的？”

她似乎很累，闭了闭眼睛，让小怪给端出两杯咖啡。她喝了一点，说：

“我不想揭穿你，你慢慢地暴露吧。总之，也许以后你会成为我的一个温柔的敌手”。

我笑着说：

“但愿没有那一天，你是姐姐，你要多让着我。”

她问我：

“你的公寓在哪里？”

我回答：

“我没有买公寓，我感觉到我的生活很动荡，我也没有心思为自己买公寓，让姐妹们觉得我中饱私囊。我只想租一套，暂且稳住自己烦躁的情绪。”

一点红问：

“那你租了没有？”

我回答：

“租了。租金我已经交了她的仆人，房子很漂亮也很大，后院是个美丽的花园，而且是个女房东。女房东就和她的女佣住在后花园的阁楼上。”

我们谈了许久。晚上她留我吃了夜饭，我们一同到霞飞夜总会去赶夜场。

第二天清晨，我带了滋芽，来到我租用的公寓里。我让滋芽拉开楼上楼下所有的窗帘，打开所有的窗户，让这儿从前留存的气息统统流失干净。我要在这个公寓的每个角落，留下我叶儿的体香。我知道，我的永驻地在山林，这儿只是我人生旅程的一个驿站。

我为我装饰过的公寓感到满意，尽管是租来的，可毕竟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配置了一套杏黄色的楠木家具，糊裱了嫩绿色的墙纸。更显得交相辉映。楼上很淡雅，四壁是书架，白纱围屏后面是床，床后是衣柜，床头有一盏落地的脚灯。床上的被褥都是新购买来的，我厨房所有的用具都是象牙制品和玛瑙制品。

今天上午我让新雇来的厨师献艺。我在床上趴着看书，让我放飞的心情锦上添花。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卧室的门，我问：

“谁？”

滋芽说：

“姑娘是我，房东太太要见

你。你出来看看房东是谁？”

我合上书，伸了个舒服的懒腰，下了楼。只见一个身穿米黄色的少妇，她蜷曲着头发怀里抱着一只小狗在玩弄。我很大方地走过去伸出手说：

“房东太太您好！”

她抬起头，我立时大吃一惊，原来是淳好。

我问：

“你就是房东吗？”

她说：

“是！很新鲜对不？”

我回答：

“是新鲜，这是你真正的家吗？”

她说：

“这个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这儿很安全，又有会做日餐的女孩子吉子。”

我坐到她的身边。看着她坦然自若的样子，感到心寒。我问：

“你究竟这样阴魂不散地缠绕着我，到底想干什么？”

她显然不太高兴，冷着脸说：

“我让你给我尽快杀死一点红，不然你们霞飞夜总会的姑娘们一个也别想活。”

我也用充满哀怨的语气责问她：

“淳好，难道你们日本女人都这样狠毒？你为什么非要杀一点红不可？她真的和你仇深似海吗？”

她冷冷地一笑，说：

“这也用你这样大惊小怪吗？告诉你我杀她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我曾经是个舞女，而一点红也是舞女，作为舞女所有的男人都我们的主顾，所有的舞女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真的笑了，说：

“淳好，你真是一个天才，你

说的也真是个笑话。”

她哈哈大笑着说：

“将来你也会变成一个天才的，我要让一点红成为你天才之路上的第一个成熟的点缀。”

我们都沉默着。她的笑声熔化在米黄色的空气里，变成了超凡脱俗的恬静。我的心境沉静得透彻，无波无澜。我明白我永远摆脱不了淳好的纠缠，我仰起头向四周望望，屋顶一副刺目的图案破坏了我的心境，扰乱了米黄色的恬静，我忍不住问：

“屋顶是你们日本国黑色的太阳旗吗？”

她欣喜地点着头说：

“是我大日本国的国旗，它光芒万丈，像太阳一样永远普照着整个世界，我爱它！”

我感到心口被什么东西紧紧堵住，我快窒息在她的面前。我问：

“你是不是以后还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她说：

“是，我们以前是主仆，接着是敌人。现在不仅是邻居而且还是情敌，我告诉你，我也一直爱着野原一郎。”

我说：

“我不爱他，我不是你杀人的工具，希望我们各行其便。”

她忽然有些激动了，大声说：

“不，你已经爱上了他！高根生给你的爱是假的，你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日子里。”

我因为被她点中了我的要害之处，一时也寻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回她。半天，我用另一种很温柔的语气和淳好说：

“我很奇怪，怎么在我多次和野原君的会面中，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曾经交往过的事情，和你

们在日本的往事。”

淳好长叹一口气说：

“也许是不方便，或者是不愿意提起吧。”

我关切这个影子能不能甩掉，便单刀直入：

“你要陪伴我一直住下去吗？”

她说：

“自然。假如你不杀一点红我将要永远陪伴你下去，一直到底。”

我问：

“我们和以前的关系一样吗？”

她说：

“姑娘就是副姑娘的架子，都做了阶下囚了，还要我像以前一样伺候你？”

我说：

“我难道只有杀了一点红，我才能获得自由吗？”

她愤然地回答：

“不杀她也可以，那你必须去死，要不高根生一伙是不会再露面的。”

淳好走了。她也许离开了公寓，也许回了阁楼。我简单地换了一套旗袍拿了一把折扇，打算去霞飞夜总会安排一下。可是当我带着滋芽要走出公寓的时候，几个穿便衣的宪兵挡住了我的路，很礼貌地说：

“姑娘，对不起，外面很乱，我们得为姑娘的安全考虑，请姑娘回去吧。”

我折了回来。我没有狡辩，我不明白，怎么偏偏我租的是淳好的公寓？细想，这又没有什么蹊跷的，他们的用意全都在我的身上，我是插翅难逃。

我上了楼。脑子里全是关于淳好的疑团，滋芽在我的身边默

不作声地站着，有一种寂寥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我感到疲倦渗透到了自己的骨头里。我明白，我以后应该怎样再和淳好很友好地度过这段时间。

我走到窗口，打开窗户。窗外是明媚的阳光和盛开的鲜花，空阔的街道和往复的日本汽车。只有少数的冬青树失去了生命，街面上基本没有行人，被日光照射着，发出惨白的光，冷漠得可怕。远处日军在演习，隆隆的炮火在污浊的空气中疯狂地翻滚着，远方放任的烟雾在蓝天中飘零。门口的便衣宪兵，手里拿着报纸假装看着。我走到衣镜前看着凄楚的自己，几年以前，我还是一张洁白的纸，可是几年过后我的身心沾满了尘埃。我异常地思念我的山林，不管它是文明的，还是落后的。

世事多变与生命的飘零。八月的梅城还是骄阳似火，可不知是那一种情绪主宰着我。我有些冷，有些害怕。我不知道我思念的高根生现在身居何处，他也许正寄居某个角落，也同样思念着我。

以前我是多么需要孤独，可是现在却害怕孤独。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总是喜欢错位生活，得到时随便挥霍，失去又苦苦追寻。此刻，我失去自由才明白，我是多么的孤独。难道我应当感到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可贵？让青春在肮脏的市场上出卖，继续让自己在醉酒一般的生活里消耗，永远不要看到残酷的现实与冷漠的人情，我为什么不以年轻的生命去奢侈地挥洒，长江后浪推前浪，明天，后天，再后来的日子，我就成为一团死肉，这样的人生轨迹太可怕了。那与行尸走肉决无二样。我决不能为自己设定这样的人生！我开始佩服淳好，她是在为她

那个加害邻国的祖国出力，甚至变得那么冷酷、残忍，一时连人性也不复存在。那么，我为我的国家还能做些什么呢？时间在我富有关正义感的想象中滚动，我现在太需要自由了，就像蝌蚪没有成为青蛙时，需要水一样。

淳好每天回来得都很晚。她每天出去时都要过来和我打招呼，而且她每天都说霞飞夜总会的事情，和一点红、紫媚等姑娘们的事。她还告诉我说姑娘们问到我时，她说我们的冰姬老板去上海滩考察别的夜总会去了。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她的女仆吉子和我的女仆滋芽陪伴着我。吉子是性格内向的日本女孩，听说她曾经做过慰安妇。她很细心，照顾我很周到，她常常把我散乱的书籍整理好，把茶具清洗的非常干净。我抽烟的时候她很有眼色地给我点火，我的卧室中总是有准备好了的点心。

可直到有一天，我平静的日子被全部打乱。

那天，当滋芽拉上楼下最后一条窗帘的时候，告诉我说：

“淳好还没有回来，也没有来电话，吉子急得跑在门口等待着，不肯回去。是不是我们要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我的心里也觉得不安起来，为了安慰滋芽我只好勉强地说：

“可能她料理完军营的事后，又去了霞飞夜总会，不用担心。她如果要对我们动手，早该动了，还能让我们活到现在吗？你只管睡觉好了。”

滋芽问：

“姑娘什么时候睡？”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看一会儿书再睡。”

滋芽睡去了，我无心入睡，在焦虑与担忧中等待着可怕事情的发生。我知道她不可能对我一忍再忍的，也许今夜她就会让我对一点红下手的。

五点、六点……一直到八点钟的时候，吉子气喘吁吁地跑来。她哭丧着脸说淳好仍没有回来，也没来电话，她打给野原一郎，野原一郎说淳好昨夜很早就离开了军营。她又打电话给霞飞夜总会，可是那里的小子们说姑娘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寓，客人也走完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淳好仍旧在野原一郎的公寓、赌场、教堂，或者就在她自己别的公寓里。那里都有电话，假如她不回电话，吉子会打电话到野原一郎处的。那么野原一郎便会寻找的，而现在野原一郎却无动于衷，与情与理是说不过去的。再说我看淳好的地位并不次于野原一郎，假如淳好出了事，野原一郎是没法交代的。

我打开窗户，看着遥远的山峦，心里开始恨起了野原一郎。滋芽拿着报纸说送报纸的来了。我随手拿起来无心地翻阅着，可是一条新闻紧紧揪住了我全部的精神，只见上面刊登着一件惊人的消息：

霞飞夜总会老板——冰姬的女佣淳好（霞飞夜总会的总管），昨夜遭到抢劫，伤势严重，开枪人已经逃跑，现在正在缉拿之中。

我感到十分意外，怀着好奇的心我又看了下去：

霞飞夜总会老板冰姬小姐因前去上海考察未归，暂时先由她的得意女佣淳好来代经营。昨日夜十一点一刻在她坐车回家时候，迎面冲来一辆汽车，向淳好总

管连发五枪，保安团闻讯及时赶到，凶杀之人驾车逃逸。现在淳好总管已经送往友谊医院治疗。此案在进一步追捕、审理之中。

我把报纸上淳好遇刺的事情说给吉子和滋芽。吉子听了以后大哭起来，她口口声声说要到友谊医院去看淳好。我说：

“你去也好，看看她的伤势如何。我因为出不去也不能给她买东西，你拿上我的钱，去给她买一束百合花，替我说些安慰她的话。再拿一点铺盖去，替换下医院的行李。”

吉子点了点头，很庄严的样子。在日本女人中间，可以说吉子是最无邪的。她的长相文静可爱，而且抬手投足很得体。她对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戒备。

吉子临走时候对我说：

“姑娘有什么话要和我们主人说的吗？”

我笑了笑，摇了摇头，说：

“你们主人不缺少安慰，我就不说多余的话了。”

吉子抱着被褥走出大门时，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她告诉淳好，我连忙从楼上的窗户喊住她，和她说：

“麻烦你告诉你的主人，我愿意执行她交给我的任务。”

吉子莫名其妙地答应着匆匆走了，我回到卧室，关上门。我感觉到屋里的空气非常的纯洁，我应该好好地享受一下这美好的一刻。我点了一支烟，悠闲地吸了起来，又翻开一本书，一页一页地乱翻着。昨天我一夜没睡，今天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于是我拉上窗帘，脱个精光，在没有睡意的状态下睡觉。

我不知道我睁着眼睛睡了多久，听到大厅里有人和滋芽说话，

我以为是吉子回来了，大声问：

“滋芽是不是吉子回来了？”

“我可不是吉子的，我是你的姐姐。”随着声音我看到一张美丽的脸膛探了进来。我唬了一跳，说：

“一点红，怎么会是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连忙穿好睡衣，一点红已经飞跑进来，我让她坐在我的床上。她看着我说：

“我就知道你没有去上海。我到野原一郎的公寓找过你，后来就找到这里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一点红竟然有着通天的本领，她伸出水仙一样的手指摸着我的脸，我看着她更加妖艳绝伦的样子说：

“你比我这几天所梦到的还要美丽。我们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她顽皮地一笑说：

“太阳根本不知道星星的痛苦，因为在太阳的生活里就没有黑夜。”

我问她：

“你不要说一些摸不着脑门子的话，你知道淳好昨夜被刺的事情吗？”

她呵呵一笑，挑着眉毛说：

“假如我不知道她被刺，我怎么敢冒险来看你。我今夜要与你共度良宵。”

我惊讶地问她：

“你的意思是在说你今夜不走了吗？那霞飞夜总会给谁料理？”

她说：

“别说一个霞飞夜总会，就是整个地球没了谁也能运行。你少赶我走，我今天可在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吓得你竟然向外推我。”

我爱恋的绿色

(独唱)

I=C 4/4

充满深情的

程进先 词

朱宏曲

(05 12 ||: 3 · 1 31 7 26 | 5 - 51 76 | 5 65 3 56 5 32 |

1 - 1 5 12 | 3 · 1 22 126 | 5 - - 65 | 1 · 6 5 56 5 63 |

我爱高山,我爱大河,更爱那浓郁的绿
我爱阳光,我爱花朵,更爱那如茵的绿

2 - 2 1 12 | 3 · 2 35 17 65 | 6 31 6 · 5 | 65 123 2 - |

色。那绿的情,那绿的爱,带着春的生机,
色。那绿的诗,那绿的画,带着美的追求,

2 3 3 2 1 7 66 | 2 3 237 6 1 16 | 5 65 3 56 5 32 | 1 - 1 5 5 6 |

带着夏的火,热飞过高山大河,飞过
带着爱的浓,缩拥抱沸腾的生活,亲吻

1 · 2 3 3 4 3 2 36 | 1 - 1 5 12 | 3 · 2 1 2 1 - | 1 1 2 3 7 6 76 |

每一个角落,啊,绿色,啊,绿色,
伟大的祖国,啊,绿色,啊,绿色

5 - - 12 | 3 3 5 6 5 3 6 | 2 2 3 4 6 1 2 3 | 2 - - 5 |

色,我爱恋的绿色,我爱恋的绿色,我
色,我心中的绿色,我心中的绿色,我

1 - 5 5 4 3 2 36 | 1 - 1 1 5 12 : 2 5 5 4 3 2 36 | 1 - - - |

爱恋的绿色,心中的绿色。

我着急地说:

“不是我向外推你,你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现在有人想要你的命。”

她反问我:

“有人不光想要我一点红的命,也有人想要你的命,你会轻易地给她吗?别总是生活在杞人忧天的日子里,多累呀。今天我下厨房,给你做一个拿手菜,保证让你拍案叫绝。”

她说着站起身打算出去,我

拉住她说:

“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趁早快些离开这里。我不能留你了,淳好的女佣吉子马上就回来了。到那时你想走也难了,求求你我的好姐姐,你走吧。”

一点红讽刺地笑了一声:

“喊——,你难道还怕个吉子不成?那我清清楚楚地对你说,吉子不会回来了。说不准她

已经漂洋过海,回了她的日本国了。”

我猛然意识到她的话里包含着深刻的意思,我急切地想知道她到底想表达什么,我问:

“你的意思是说吉子……不会回来了?”

她嘻嘻一笑说:

“她的尸体也许现在已经送进太平间了!”

(未完·待续)